

奉撤山区防捕杀，迎来解放甘为牛。年方三十遭冤案，拨
乱反正近白头。追思先烈无何怨，千古沉浮不己由。驰北飞
南欣老健，执言仗法解民纠。才华舒展纵嫌促，赤热焰光处
处留。相依祸福非虚妄，莫忘载舟与覆舟。浩歌献党心胸阔，
只恨时光难倒流。



風雨肩

金懋鼎 著

縱橫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风雨看纵横

金懋鼎 著

江阴市图书馆 惠存

金懋鼎 赠

二〇〇五年三月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封面人物：金懋鼎
书名题字：金懋鼎
特邀编辑：张大千
责任校对：孙惠敏 金文勤
装帧设计：吴伟程 戴江
封面人物摄影：陈宝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雨看纵横/金懋鼎 著 - 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社，2004.11

ISBN 7-5059-4675-7

I. x… II. x… III. 综合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1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51632 号

书 名	风雨看纵横
著 者	金懋鼎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王其芳
印 刷	江阴市机关印刷服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1/16
字 数	400 千字
印 张	61.8
印 数	1-2000 册
版 次	200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59-4675-7/1·2
定 价	48.8 元

前言

老同学吴文治教授从南京来信说：“作为一部有分量的著作，书前当然最好应该有一篇‘序言’，这对读者有导读的作用。您的书如果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作序，您不妨自己写一篇‘自序’。”

文治，是知名教授、韩柳大家、《历代诗话全编》主编，著作等身，为本书写序，当然是再合适不过的了，但是，考虑到他已为我的第一部诗文集《报人·囚徒·律师》写过序言，特别是他中风以后，留下后遗症，身体一直不好，我不忍心再让他为我操劳。

我想，“序言”内容不外乎“介绍”和“评论”。“介绍”一般不难，“评论”可以各异。一人作序不如多人评说，为此我有意识地向同学发函，广征评价，既然是老同学，也往往肯开诚布公，直说实评，这样就更有品位，也更有价值了。这里发表了六位学长的来函，作为本书的“序言”。但必须说明，由于空间和时间的局限，他们未能全部阅读过我的书稿。

最近发现我的入党介绍人，原闽中地下党厦门市工委代理书记，曾是福建省文联专业作家的杨梦周同志前几年的来信，谈到了我为之申诉的案件，谈到我的诗，颇有独特见地，一并附此。

作为报人出身的律师，以律师为职业的报人，和即将跨入八旬的我，经历过风雨和坎坷，幸好天假我年，否极泰来。为了对历史负责，对亲友负责，不能不略作回顾，有所交代，至于诗文的工拙，已无暇计及。广大读者如能从中得到启迪，有所鞭策，更有追求，我就高兴极了。如能得到批评指正，那么我将合

掌拜谢了。

本书是继 1996 年我的《报人·囚徒·律师——金懋鼎诗文集》出版后的第二部著作。前书主要是以诗词的形式，唱出了我过去各方面生活中的甜、酸、苦、辣，也附载了十多篇律师工作方面的文章。本书则主要以记录性评述性文字，进行一些回顾和反思。全书包括五个部份，即“沧桑漫忆”、“执言仗法”、“媒体评介”、“愚斋墨痕”和“野老歌吟”。“野老歌吟”刊出了 1996 年以后到现在的诗词。

毕竟年纪不算小了，记忆上也许有出入，看法上也许有错误，方式上可能有不妥，水平上肯定有局限，如有不当或得罪之处，万望各方鉴谅。

金懋鼎

2004.6.10



1995 年，作者在厦门万石岩荷花池前。（蒋未方摄）

（右上，1956 年在鼓浪屿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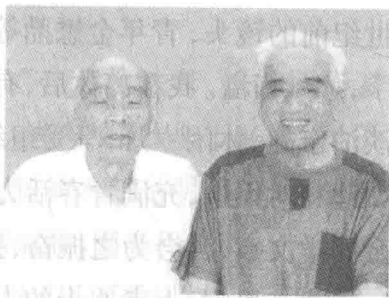
同学来函论短长(代序)

谭成祖律师来信:调风顺雨国士心

谭成祖, 1928年生, 江西省鄱阳县人, 1949年毕业于国立厦门大学政治系。中共地下党员。

右派错案平反后任律师工作, 任福建省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主任、省一级律师, 福建省政治协商会议政法组副组长、福建省律师协会副会长、兼秘书长, 中华

全国律师协会法律顾问委员会副主任。他对台湾、港澳的法律事务作出过贡献, 曾率团访问过台湾。司法部授予司法行政二级金星荣誉奖章。离休后, 享受地厅级政治生活待遇。他的事迹为多家大型辞书、辞典所收录。



在福州的两学长近影。

右:谭成祖, 左:郑汀(曾轸)。

懋鼎学兄:

寄上我的一篇短文, 题目是:“调风顺雨国士心”, 作为我的读后感, 如有错漏, 望您修改补正。

希望保重, 健康第一!

弟 成祖上

2004年6月11日

我曾读过懋鼎同学著作《报人·囚徒·律师》，引发同感，他表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声。日前，郑汀同学转来懋鼎来函和即将出版的新作《风雨看纵横》部分文稿，让我先读为快。当我读到《上书全国人大论“回避”》、《致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“只应依法回避，不宜另加规定”的公开信》等文时，心中泛出半世纪前的镜头，青年金懋鼎等等，指点江山，雄姿英发，激扬文字，才气横溢。我在离休后，有幸老有所养，着力怡情养性，修养淡泊宁静。休闲岁月，享受组织关爱的赐福。已不复有懋鼎同志如此与时俱进，充满青春活力，不减当年的锐气。但是，我读了金同学文章，仍会为之振奋，拍案而起。

我在思索，七老八十的人，为何还象不尽长江水一样，写出如此锐意进取的好文章，一篇又一篇，一本又一本。冥思苦想，我背诵起司马翁一段文章：“盖文王拘而演周易，仲尼厄而作春秋，屈原放逐，乃赋离骚，左丘失明，厥有国语，孙子膑脚，兵法修列，不韦迁蜀，世传吕览，韩非囚秦，说难孤愤，诗三百篇，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，故述往事，示来者。”我以此作为自问自答。

我在离休前律师执业期间，曾想重建的中国律师队伍和律师制度，在和国际接轨中，应该可以吸纳各国律师之所长，避其所短，后来者居上，建设一支职业道德最高尚，业务能力最高明，服务最虔诚，不沾染阿权势的官僚气和唯利是图的市侩气的律师队伍。这样子爱国爱民的高尚高大的形象，该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。我也认为律师个人的素质，应具备哲学家的真知卓识，政治家的襟怀抱负，科学家的求真务实，文学家的文字表达，演说家的语言口才，我才疏学浅，加上年老气衰，只是心向往之而已。在同辈中，以懋鼎同学多年体现的道德文章，可以是我心向往的榜样。象《风雨看纵横》中的文章，胸中无浩然气，不

以道义存心,是写不出来的。他身体力行了“闲居非吾愿,甘心赴国忧。”

③ 懋鼎同学之所以对法制中的缺失,如此细心观察,言人之不敢言,给以针砭,乃是愿望法制天地也风调雨顺,对有违人意见者,就尽心尽力,做调风顺雨工作,这点至关重要,也感人深刻。

常言道:“屋漏在上,知者在下,”广大执法者、法律服务者和百姓人等,都象金懋鼎同学一样,执言仗法,上下畅通,上下齐心,发现漏隙,即可匡补,我国法制的天就是明朗的天;法制的地,就是生意盎然的地,必然风调雨顺,国泰民安。

懋鼎同学是倜傥之人,我祈望继《风雨看纵横》,又会有第三本著作问世,反映经过调风顺雨的努力出现的吾国吾民法制健全的如意景象。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半个多世纪朝思暮想,历尽艰辛的奋斗目标,希望能看到和沐受到,多点如意,少点遗憾,以乐晚年。懋鼎同学要我为其《风雨看纵横》写几句话,我实在才思枯竭,挤不出文采,只以此读后心得交卷之,同学当不致笑我鄙陋也。

谭成祖 2004年6月6日于福州梅海寄庐

郑汀同志来信：狂傲狂热到狂奋

郑汀，原名轸曾，1926年生，福建长汀人，厦门大学1950届教育系毕业。中共地下党员，享受地厅级政治生活待遇。曾任厦门日报社、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，右派错案改正后，任福建省教育厅调研员，在福建教育出版社离休。

老金：

你要我直话直说，我决不转弯抹角。我和你相识母校厦门大学，相知创刊初期的《厦门日报》。大概经历过否极泰来的艰辛，多了点“福兮祸兮两相傍”的人生感悟，老来友情弥深，莫说或褒或贬可听自其便，嘻笑怒骂也可各不相拘。

1996年你的诗文集《报人·囚徒·律师》，是托一位来榕洽谈业务的女企业家带交的。按职业习惯翻读序言、目录、后记，惊羨有三：1、经历反右和“文革”劫难，你的诗文作品不但未湮灭，还完好保存，弥足珍贵；2、你的记性好，300多首诗词分八个部分，几乎每部分每首诗词都有小序、题引或题识，自成编年体，某些题识比日记还具体细腻；3、细读全部诗文，活脱脱勾勒出来似你这一代知识分子从狂傲到狂热、从无奈到狂奋的形象。

右派错案平反改正后，你没有回《厦门日报》重操旧业，虽然有些惋惜，但却重捡旧学，在家乡江阴市当了大律师，仗法执言，支持勃发的乡镇企业家，拿起法律武器保障合法权益，做出卓著的贡献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乘执业之机，足迹遍及长城内外、大江南北和西南边陲小镇。仍然难以忘怀舆论监督，致信《人民日报》批评某些地方报刊记者“置身于文明礼貌之外”，抛弃群众办报的优良传统，搞什么“有偿新闻”。《人民日报》把你的信转交中宣部，中宣部复函已交有关报刊社注意改正。

你的第二本诗文集《风雨看纵横》分五个部分，第一部分自传体回忆录“沧桑漫忆”，洋洋洒洒二十万言，已经付印，没能先

读为快，不可妄加评说，但从饱涵诗意情蕴的 20 个插题中，可以看出这部回忆录是你倾注心血之作。新著中“媒体评介”部分文章，除“早期厦门日报的可贵特色”，曾见诸“纪念《厦门日报》创刊 50 周年”丛书《搏击风雨五十年》，其余多是你离休后应约评审《江阴日报》的记录。据我所知，把刚出版报纸贴出来让采编人员公开点评，由来已久，大小报社领导都这样做，但长期坚持使之不断活跃起来，非常困难。这是因为批评固然不易，表扬也难，不仅褒贬要有眼力、笔力，而且此乃得罪人的事。你是老报人，早年就读厦大法律系时，半工半读，考取侨办报纸《星光日报》校对后，为该报社长赏识，提升为国际时事版编辑。厦门解放后，你是创刊初期《厦门日报》总编辑、副总编辑的得力助手，负责送审报纸大样，曾协助首任厦门市委书记林一心、宣传部长许或青校核推敲头版要闻标题，深得领导好评。从此开始，你就有些骄气。在江阴，你摆脱繁重律师事务后，当地报纸聘请你任特约评报员，旨在借重你的眼力、笔力、毅力，对报纸工作有所促进，但真正收效，你却难以自主，何况当下有些报刊采编人员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和我们当年不尽相同。明知如此，坚持为之，略见效果，痴迷不悟，别无理由解释，只能说明你对为之奋斗过的党的新闻事业难以割舍忘情！1978 年，你的右派错案尚未改正，能给人民日报写信，就新闻标题制作问题提出意见，不仅意见十分中肯，而且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。后来，你又离而不休，为地方报纸作出贡献，令人欣喜。不过你不进行整体评阅，而是就某天、某版、某一问题即兴评点，总觉不足。作为读者，我倒希望读到你从观点，文章表述，报导角度，标题组装，版面设计等较全面多角度提出的评点，也望读到你从律师角度点评报导稿件的文章。

郑 汀

2004 年 5 月 29 日

吴文治教授来信：激情高昂有气势

吴文治，1925年生，江苏江阴人，中学时代同学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先后为人民大学、南京师范大学教授，享受国务院特别津贴，系作出突出贡献的著名学者。现任中国柳宗元学术研究会会长，韩愈学术研究会第一副会长，《中国历代诗话全编》主编。

懋鼎兄如晤：

来信及诗稿收到已有多天，因为从老家返回南京后一直感到很疲劳，未能及时给您回信，请见谅。

您的书准备在江阴出版，当然未尝不可。但江阴没有正式出版社，出书没有书号，在读者中的观瞻和影响，自然也就可能会有些关系。当然书的好坏，关键还是在于书的内容和质量。现

在有些正式出版社给作者出书要收钱，主要就是卖书号，这种做法本来也是并不合法的，但现在也仍然屡禁不止。

作为一部有分量的著作，书前当然最好应该有一篇“序言”，这对读者有导读的作用。您的书如果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作序，您就不妨自己动手写一篇“自序”。



2004年，清明节期间，吴文治教授（中）年届八旬，来作者（右）北干寓所晤谈。左为吴文达。

您和文达为抢救《江上诗钞》作出了贡献，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。

您要我为您寄来的诗稿提意见，这就难倒我了。我爱读诗，也爱谈诗，尤其爱研究诗话，所以曾多年致力于《中国历代诗话全编》的主编工作。在您寄来的诗稿中，受到一位副市长赞赏的《建党八十周年追怀放歌》确实是一首好诗。但我认为要说“突破”，不能单是从此诗“把党史和个人历史结合起来写”，就这一点来说，因为歌颂党的业绩的好诗，诗人在抒写自己热爱党的强烈感情时，是决不可能不“把党史和个人历史结合起来”的，只是有的可能融合得好，有的可能比较生硬，因激情不够而使诗句流於口号化。现在有些年轻人写这类诗时往往就犯这个毛病。

您寄来的诗稿，除了《建党八十周年追怀放歌》一首写得比较好，我觉得您在《江上诗钞》首发式上朗诵的《沁园春》词也写得比较好。读来激情高昂，节奏跳跃，富有气势。

我长期从事古籍的整理和研究工作，已好久没有作诗，诗肠枯涩，现在读了您的诗，随便乱发议论，未免有信口雌黄之嫌。不当之处，恕罪恕罪！

我从得中风三年多以来，又断断续续写了四本书，其中除已经出版的《五朝诗论概说》（记得已寄赠您一册）尚有《柳宗元大辞典》（约80万字）、《柳宗元诗文二十种善本异文汇录》（约75万字）、评注本《柳宗元诗文选》（约35万字）都已看过校样，将在近期出版。

匆匆作书，书不尽意，即颂

著安

弟文治 手上

二〇〇四年五月三日 於南京

蔡厚示教授来信：诗格铮铮议论多



2001年10月，中华诗词协会顾问、厦门大学同学蔡厚示教授（右一）、夫人刘庆云教授（左一）和作者在华西金塔。

蔡厚示 1928年生，江西南昌人，1949年国立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。历任厦门大学中文系讲师、副教授、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、研究员，中国作协会员。曾任中华诗词协会副会长、顾问、为著名的诗人和学者。

懋鼎学兄：

我和内子刘庆云刚从浙江诸暨及绍兴归来，收到您的信，读到

您许多动情的诗词，很高兴！

我回来后，为了还债（稿债、信债和人情债等），整整忙了两周时间。人岁数大了，工作效率远不如年青时候，稍一勉强，就难免导致躺床，反而得不偿失。

您打算再出一本书——《风雨看纵横》，这值得庆贺。从您列举的纲目中，便足见此书内容丰富，有史的价值。

您的诗词，大皆“为时”、“为事”而作，继承了以白居易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。我俩师出同门，都是余仲詹先生和虞竹园先生的弟子。您的党龄远比我长，对革命所作的奉献也远比我多。因此您的诗词绝无空谈，而全是言志、缘情之作。诗贵情真。您“一生坎坷多豪气”，“万古见丹心”。这“豪气”、“丹心”，便是绝好的诗，是诗人真情的自然流露。诗要格高。您“梦回八旬志弥坚”、“风雨倍芬芳”、“尽瘁为民，何惜鬓全霜？”……处处

都显示出真正共产党人的铁铮铮风格。似这等高格的诗，正符合文艺的“二为”方向。

要我挑毛病么？我不讳言：您的诗形象不足，议论多于比兴。但您毕竟不是吃这行饭的，不能求全责备于您。我说得如不对，请多包涵！

不几日后，我夫妇又将踏上征程，去西安、乌鲁木齐、成都等地。待我回福州后再接着跟您谈罢！

虔颂
履安！

同学弟蔡厚示拜启

刘庆云附候

2004年5月6日



范辉、文英夫妇来信：通俗典雅无雕琢

范辉(1924.11.27)福州人,和石文英同是厦门大学 1950 届毕业生,而结为夫妻。范为厦门教育学院教师,汉语大词典编纂人。

石文英(1928.1.9),厦门人,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。

懋鼎学长:

我和文英节前遨游新、马、泰,节后穷忙,拖到今天才给您复信,太抱歉了。

对我“冥思苦想”的联句所提的修改意见,我欣然同意。“书声共”我觉得不如“同窗好”。你说呢!

对诗我确是门外汉,古人说:“吟诗好比成仙骨,骨里无诗莫浪吟。”这句话对我说再恰当不过;对您应改为:“……骨里有诗多多吟。”您是诗人。若是要我对您的诗作提些意见,老实说,提

挑剔意见,门外汉无能为力,欣赏、学习倒是非常乐意的。传说白居易常特地将自己的诗作读给老姬听,老姬懂得欣赏,他才满意。我大概是属于“老姬”的角色吧。

您的《诗文集》我翻过,这次寄来的十首也读了。我深感您的大作饱含革命热情,也富有常人情感。诗的格调,通俗与典雅



2000年10月,1950届毕业生在厦门大学。右起一、二为范辉、石文英夫妇,右三为刘以珽,左三为林茉莉,左二为陈淮(高班),左一为作者。

并蓄,精炼,平直质朴,无雕琢痕迹。我说宗洽“随口道来,脱口而出”你和他有同工之妙。料想你们二位都有家学渊源,出笔不凡。你的《诗文集》出是你的自传别集。由于历史原因,在劫难逃,您备尝咸、酸、苦、辣。阴霾蔽天,身陷囹圄,仍吟哦不绝,锥心的调子,催人泪下。……

你是才华横溢的报人、律师,诗人,也可以说是江南才子的一人。

祝您

新春如意,阖家幸福!

范 辉

2004年2月1日

金懋鼎学长:

您真是才子,一昼夜之间 10 篇诗作!我望尘莫及,写诗对我来讲,是痛苦的差使,年轻时的梦想是当记者,厦门大学没有新闻系,只好改考中文系。一向对写诗词不感兴趣,觉得格律太拘人,两次开会,写的诗词纯属临时抱佛脚的习作,实在抱愧。

写诗词的外行,怎能评鹭您的大作,前年张宗洽要我为他写诗评,我勉强应承,写了《落尽铅华见真淳》,用的是笔名。郑汀来几封信要我评他先祖的诗,我当时正忙于一项任务,时间的确很紧,再则我不敢造次,得以一拖再拖,硬是辞掉了,也不知郑汀是否责怪我。

有时也颇感慨,自己没有诗人的灵性禀赋,没有多愁善感的诗人气质,充其量只是个教书匠,书呆子。

您的来信我告诉潘荣华和刘正坤了,陈安没遇到。潘说春节

过后要开一次在厦同学讨论会研究，我准备把您的信念给大家听，以实现您的如意算盘，收“一举两得，一信两收，一事两趣，一信多传，一信多便”诸效应，放心可也。情况如何，再告诉您。祝

新春快乐，吉祥如意！

石文英上

2004年2月4日于厦大

按：在本书即将付印的前夕，又接文英来信，并寄来和恩师郑朝宗先生合作的《石遗室诗话校点》，她的用意是很深的。

郑先生是钱钟书先生在清华大学的同窗挚友，被尊称为“学士才士、经师人师”，他学贯中西、博通古今，是著名的“学者和作家”。他突出的个性和神态至今我还历历在目，来信寄书，无疑是对我无声的鞭策，来函照刊如下：

懋鼎学长：46级同学聚会改在明年校庆时举行，刘正坤同志谅已告诉你了。

寄去《石遗室诗话》一册。此书从86年接受出版社约稿至今，事隔20年才出版，出版审稿，整整拖了十年。90年又通知《续编》继续校点，郑老健在时，他不同意校对《续编》，认为其中作品太杂。99年我赶了五、六个月，《续编》校对交稿，经过出版社审读、校对，又是四年。学术著作，特别像此类古董，出书何其难哉，正篇是郑老审读的，校点《续编》时，郑老已去世，此书出版，郑老更来不及看。

因篇幅大，虽校对清样，校对编辑也甚卖力，其中还有扫不尽的小差错，请多提意见。

文英上

2004年9月28日